詩說考略

詩說考畧卷四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逸詩考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

義猶在也

張子曰人或云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眞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范氏處義曰笙詩六篇意其亦人所歌故亦有習其辭者是以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幸有其意又有六月之序可據豈當置而不論

詩疑引日果無辭則當曰笙調不當曰笙詩燕禮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新宮今亡非即斯干也將謂管詩亦有聲無辭耶又引朱氏曰既有聲無詩則樂譜也夫子刪詩而繫樂譜者何也然則如武宿夜之類何以不入周頌也

黃氏櫄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辭然束晳之補亡詩則過矣束晳補亡詩見文選夏侯湛亦有補亡詩見世說注

呂氏祖謙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咏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簫相和而歌乎

嚴氏粲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其序所言之義存耳

葉氏適曰南陔白華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由庚崇邱由儀三篇各以得宇言之是其貫順生

長之理實無天閼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其辭雖亡而繫詩者既已明著之亦不得而沒也

朱氏載堉因或稱笙詩元起有聲無辭然見論之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為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何以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

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閡不通矣

鄭氏樵曰夫聖人删詩非删禮也笙歌相間自有禮儀在何得以有聲無辭之笙名笙之雅小辭生於心聲託於器凡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若笙自爲笙歌自爲歌一歌間一笙風雅頌之歌三百即合有三百笙奚獨附陔白華五六篇耶詩儀禮於鹿鳴四牡以下曰歌

於南陔白華華黍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今案鄉射亦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聲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案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南陔白華之名即九夏之類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升歌淸廟下管象象即維淸也訓詩奏維

清於堂下管有辭而笙獨無辭乎大抵歌即樂也未有有聲無辭之樂詩歌有辭可歌笙有腔譜無辭想詩有腔譜則腔譜之音自成辭腔譜所以詩辭也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所詩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笙曰樂曰奏此序謂其辭亡者是也

由庚　崇邱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

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

陸氏德明曰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由

庚在南有嘉魚前樂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右詩序○按以笙詩爲有聲無辭始於董氏逌廣川詩攷其說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於詩者歌也備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時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工師肄業朝夕其事是以因其器識其聲而知其義之如是也然則亡其辭

者乃本無之非失亡也至朱子集傳據儀禮鄉飲酒燕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遂從商紛笙與歌異之說定爲有聲無辭而黃氏震復沿商氏論謂亡字皆讀無字之說而申解之謂古者亡即無字毛公漢人漢氏以亡爲無併援王雪山所引西漢亡一人之獄爲據於是後儒聚訟不決今綜觀諸家辨論仍以從鄭箋者爲長故錄

冠逸詩之首

貍首

周禮樂師凡射諸侯以貍首爲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

樂記左射貍首右射騶虞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檀弓文

劉氏敞曰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

詩非也騶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則貍首者亦必其僞矣疑原壤所歌即是其章首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林氏光朝曰貍首風也

鄭氏樵曰騶虞貍首采蘩采蘋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間不可闕也今貍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

江氏永曰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卽原壤所歌之兩句也執女手之卷然女為爾汝之汝蓋久役於外而歸與其室家會遇是以執手以致其欣慰故射義云貍首者樂會時也首句軼體引起耳此詩以兩句為一章其下仍當有數章今亡之矣射至三射歌詩擊鼓以為合矢之節每歌一詩上射下射各發一矢奏樂者欲其間若一發矢者遲速亦必與之相比此為尤難詩句不可過多故於詩之

章句短少者取之采蘋采蘩四句騶虞三句（皆盡不用者特句多也）貍首兩句於詩義不甚重其音節耳貍首兩句似太少歌宜永言鼓節宜疏緩亦可容兩矢謂當時必有譜如投壺之圖若射義曾孫侯氏八句乃咏射事之詩其詩仍不止八句今見大戴投壺篇此豈可為射節且篇名貍首亦何所取義乎鄭注貍首即曾孫詩失之矣唯呂氏獨引原壤歌又謂曾孫亦貍首詩則二詩豈可強合皆不明

射節詩句不可多之故耳

經義考今考定貍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考工記文○大戴禮作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彊食爾食曾孫侯氏百福白虎通作嗟爾不寧侯爾不朝於王所以傲天下失業亢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射義文

賓參既設誂旌既載干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大戴記投壺文

貍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鄭氏康成曰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之言

按漢書郊祀志周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萇

宏通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史記封禪書曰設射貍首徐廣曰貍一曰不來惠定宇引禮說云不來反爲貍猶弁夾爲猶終葵爲椎邾婁爲鄒勃鞮爲披蒺藜爲茨不可爲叵後世反切之學出此周伯琦說古邾婁國外傳勃鞮內傳作披○羊舌職說苑作羊殖舌職爲瞿也顓孫師之子爲申詳顓孫爲申也

熊氏明來曰貍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蘩采蘋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

不然則其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貍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記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畧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朱氏彝尊曰劉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二句謂是此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究竊恐不類若攷工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迹類非尋其爲貍

首詩無疑令析爲四章詩雖亡其大畧猶在特闕章首語耳然亢而射女女蓋指貍首而言則亦不爲闕如也俊儀王氏謂貍首新宫先孔子而亡恐非篤論又按武進鄒肇敏作詩傳闡謂狐裘之詩云有兔斯首即係貍首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按竹坨考定貍首據鄭氏及熊氏説也不知曾孫八句與騶虞采蘩采蘋迥别且不見篇所以名貍首之義何從知其爲射節之詩至考工記

祭侯之詩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是諸侯將離心解體周公制作明備之時列辟同風不應以此播之聲樂鄭氏以其下文有貽汝曾孫而牽合之益滋戾矣夫射節之詩不可太長誠如江氏所云劉仲原謂騶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經首亦必其傳歟以原壤所歌狸首之固自可信倘以女手何近於泄情爲不類則從江氏女讀爲爾汝之汝於義較妥亦

無嫌於齊也然則大小戴所記何屬乎曰以爲逸詩則可以爲貍首之詩則不可

采齊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肆夏采薺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氏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曰場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

齊行以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爲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朱文公雖改正於儀禮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禮之註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未及改正其誤處也采薺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註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以趨行二字非獨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按劉安成詩傳通釋以楚茨爲卽采薺蓋由誤

識康成玉藻註也

新宮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於宋宋

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

曰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
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
鄭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王氏應麟曰新宮或謂斯干也
鄭氏樵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衍份曰管與
笙類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公二十五年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
亦取爲必見其辭故得以播歌詠蓋未有有詩而

無辭者周禮祈年歛幽雅於籥管籥之類必得其
辭
錢氏戣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
孫昭子如宋聘且迎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
公所賦必是斯干之末章詠乃生女子事正為婚
姻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一作[illegible]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祴夏一作陔 驁夏

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

左傳金奏肆夏之三

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

杜氏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

鄭氏康成曰夏大也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韋氏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呂氏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顏氏延龍曰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異名也

按九夏皆詩篇名杜氏預注左傳以三夏爲樂曲劉氏敞謂因文王鹿鳴之三皆言歌而三夏

獨言金奏故疑其無辭鄭氏樵宗之亦謂九夏乃堂下樂皆有調而無辭然笙詩六篇言奏不言歌朱子以爲有聲無辭諸儒歷引經典以申毛鄭之說則九夏亦笙詩類也安得以言奏爲無辭乎或又謂曰樊遏曰渠是肆夏之第二第三曲若以執競詩爲樊遏周公制禮所用不得預歌成康不知執競之詩曰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毛傳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箋以爲成安祖

考之道蘇氏轍李氏樗皆從其說朱子初注執競曰武王持其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見於呂氏讀詩記中則亦毛氏之說也後從歐陽公本義而定集傳始闢毛鄭然呂叔玉指執競爲樊遏韋昭以遏爲韶夏朱子仍采其說而不辨其非蓋亦無以證其必不然也且果祀成康則是康王以後之詩周之禮樂定自周公據韋呂

注國語是篇所謂遏即鄙夏也天子以遏饗元侯康王以後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配九夏乎第時遠佚說思文三詩具在而鄭康成謂九夏詩皆亡則無從臆斷其是否耳要其非有謂無辭則明矣此所以自王應麟詩考後諸儒蒐輯逸亡莫不以列於逸詩也

九德之歌

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嘏

少牢饋食禮尸嘏主人云云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弗替引之

上嘏親嘏云云

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

按經義考既錄皇尸命工祝以下八句似不應

一 遺此二句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于武宿夜

鄭氏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氏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氏安生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右三禮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爲博士旣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尙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狗者輕賤之甚也式恥之陽醉逷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

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歸

服氏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記客欲去歌之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布大戴禮 見王式傳注 又見文選注

明明　祡禹　生開

周書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黃

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

大享三終甲寅謁我殷於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

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

開三終王定

孔氏晁曰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嶠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

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

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

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瞑臣往師曠

見太子來蹈其足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
天寒足跔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敗席注瑟
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好
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
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孔氏晁曰師曠歌浙山美王子王子述得山誅也
樛之柔矣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

之曰御吾求之學也王子曰女不爲夫詩云云以

是御之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

取與不疑

左傳鄭子賦轡之柔矣

杜氏預曰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右周書

河水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之公子賦河水

韋氏昭曰河當作沔

杜氏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于海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

杜預曰刺不敬

桑林

左傳宋以桑林享晉侯

按注以爲殷天子之樂名竊疑樂必有詩殆亦逸之歟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云云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支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宏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

不亦難乎

夫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按支爲佽歌乃樂之少章曲者或謂武王克商而作尚爲大武諸章之一非也

鳩飛

晉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菽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鳩飛小宛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晉陽 南陽 初慮 朱干 芥落 歸來 緩綏

唐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從闕其一

按困學紀聞云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爲虞書毛西河集伏氏以堯典爲唐書皐陶謨爲虞書觀其作傳說唐典爲唐傳九共篇爲虞傳可驗也

玉海引大傳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舜既即位元祀巡守每至其方各貢兩伯之樂伯夷爲陽伯伯樂

舞侏離歌曰招陽羲仲之後爲羲伯樂舞鼚哉歌曰南陽棄爲夏伯樂舞縵哉歌曰祁慮羲叔之後曰義伯樂舞將陽歌曰米華咎陶爲秋伯樂舞蔡俶歌曰苓落和仲之後爲和伯樂舞元鶴歌曰歸來垂爲冬伯樂舞丹鳳歌曰齊落後闕一人

南風

虞傳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

阜吾民之財兮

按舜歌南風亦見家語及尸子

招　雍　肆夏　孝成

虞夏傳維五祀定鐘石諧人聲乃勃然招樂興於大麓之野報事還歸二年譈然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云云歌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大唐之歌

卅滶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

鄭氏康成曰招雍皆樂章名賓入奏招主入奏雍始奏謂尸入時也納謂祭獻時也肆夏孝成皆樂章名也

按詩疏孝成作致成卅滶辟雍之歌亦見樂元語

卿雲

虞夏傳維十有四祀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

之曰

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八伯咸進稽首曰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

帝乃載歌曰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成於予論樂

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

精華既竭褰衣去之

右尚書大傳○詩云立我烝民莫非爾極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列子以爲堯康衢童

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呂氏春秋以爲舜自爲詩

麥秀

殷本紀箕子作麥秀之詩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右史記

駕辯

楚辭大招伏戲駕辯楚勞商只

文選注古曲名伏羲作琴始造此曲

右楚辭

網罟

辨樂論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有

網罟之歌

豐年

辨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咏

有夏后元辨樂論○按網罟之歌亦見附

樂志

三象

呂氏春秋古樂篇有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逐之乃

為三象之詩從詩考例增入

八闋

葛天氏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

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塗山

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待女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從詩考例增入

破斧

夏孔甲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燕燕

有娀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爲北音

晨露

湯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

右呂氏春秋

黄竹

穆天子傳天子遊黄臺之邱以觀夏后啓之所居

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云云

我徂黄竹闕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

皇我萬民旦夕勿忘

我徂黃竹 闕 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

皇我萬民旦夕勿窮

有皎者鴼翩翩其飛嗟我公侯 闕 勿則遷居樂甚寡

不如遷土禮樂其民

　右穆天子傳○自晢陽南陽至此除三象

　塗山二條皆從王氏詩考收入朱竹垞經

　義考但錄丹張辟雍四語入遺句內餘俱

不錄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謂楚辭之爲辨夏后元辨樂論之網罟豐年穆天子傳之黃竹呂氏春秋之燕燕破斧八闋尙書大傳之晳陽南陽初慮朱干苓落歸來繆繆皆子書雜說且不當錄及殷以前所言亦不爲無理然蒐采始自王氏其開創之功不可沒故仍而不削第既錄及夏則塗山何不與破斧同登而三家爲周公之詩乃

又逝之何也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劉氏據曰韓有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

幽王也

朱氏彝尊曰即雨無正之首

利無用木禍爲福先

文選注韓詩

右韓詩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劉氏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詩無素以爲絢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朱子曰此逸詩也若以爲碩人詩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歐陽氏修曰此小雅常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違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

朱子曰此逸詩也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我之懷矣自貽伊戚

杜注逸詩

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杜注逸詩

右左傳○玩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云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春秋孔氏正義云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章蓋服虔時三家立於學官毛詩未立故以為逸詩

而實非也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臧氏庸悴曰文選張華答何劭詩云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是詩周任作也李善注又云子思子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按張華詩其言明且清下注云貧乘爲我戒久

惕坐自驚是所謂明且清者即指陳力就列之言非以其言明且清句爲周任作也沈約謂禮緇衣篇出自子思故李善注引此詩以爲子思作恐亦未詳所出

衣錦尚絅

歐陽氏修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反故章删其何

按中庸惡其文之著也乃釋詩之辭承叔直以
文之著也爲詩辭未詳何本朱注則以衣錦句
爲國風衛碩人鄭之丰之詩
熊氏朋來曰中庸衣錦尙絅自合注作逸詩不可
以莊姜衣錦褧衣之句遷就注之義偶同耳非可
指爲卽此詩疏謂斷截詩文則上文又不當言詩
曰矣
右禮記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
介爾景福

士冠禮始加祝辭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
永受胡福

再加祝辭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
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三加祝辭

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醴辭

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醮辭

旨酒既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玆嘉爵

受天之祜

再醮辭

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

受福無疆

三醮辭

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

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

字辭

右儀禮○按經義考戒少牢饋食禮嘏辭

識詩質疑戒家語成王冠辭謂體近於頌

也愚爲廣其例以收之故采錄及此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右大戴記

敕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

右周官注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右家語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右管子

靑靑之麥生於陵陂

右莊子

樂兮君子前言是務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永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川之流

與天地同常

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

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右監子

監以爲明狐貍其蒼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

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
乃重太息

右若子○朱竹垞謂疑以爲明霜雪將將
鳳凰將將長夜漫兮四條俱不類三百篇

中諧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

國危其臣者卑其主（吳師道補是古辭）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

義之經也（按此不似詩詞）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按二句賈誼策姚本作引書則秦誓也）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二句本古語非詩詞）

大武遠宅不涉

右戰國策○後來編逸詩多不錄今因王

氏詩攷所採故亦仍而不削細玩之惟大

武遠二句似詩詞餘誠可疑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此四句與周策所引周書將欲敗之數語相同疑亦非詩詞

惟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此亦不似詩詞

無過亂門

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其鄉

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于中野

○介子推賦詩云云

右呂氏春秋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黄農虞夏忽焉殁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伯夷叔齊作歌云云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右史記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右撲書

綿綿之葛在于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

枯死于野

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其德此與前家語條大同小異

右說苑

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

從來焉如 此與前管子條大同小異

右列女傳○嚴氏讀詩質疑載柳下惠妻

歌兹不録

攸攸練緑在所染之

歗任朱離

右後漢書

雍雍鳴鴈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右鹽鐵論

相彼玄鳥止於陵陬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右徐幹中論

大夫士琴瑟御

右白虎通德論

佼人如蟀

右集韻

逸詩目王氏詩攷後編輯者多矣其去取亦復

不一今綜貫諸家掇而錄之或名存而亡其句或詩在而亾其名則從朱氏經義考分逸篇逸句兩門而分列於其後○按周于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豐坊世學僞本遂於漸漸之石篇衍成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六句增爲一章然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則

固非詩也又韓非子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可奈何辭意頗似三百篇然曰先聖有言則亦非詩也故前人於此二條多未之錄今亦不敢增入云

附石鼓詩

從馬莼斯釋史今文錄出更加攷訂删取原文注於下而諸家音釋與同附焉

我吾下同車既攻工　我馬既同　我車既好孜　我馬既騊

騂音貲或作騂今作騂騂之騂亦音貲 君子員員下同 獵邋下同 員獵員游

斿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鬻薛鄭皆作孫今作鬻 鬻卤音鹵薛作首鄭

作首郭云麀作鹵字典此字下引石鼓文作其來首脩 弓弓茲以時我驅歐下同

其時其來趩趩音敕走貌或作遲 遬遬音窻新走意 㝁薛鄭作寘郭作㝁㝁

音台煙塵也或曰衆多也原文變 㝁即御 遨 即時麀鹿趚趚音束行謹 其

來大垐音炎土加大道也 我驅其僕其來趟趟音獨行貌 射叐下同

其豨同豨或作豨 麀㬎

右鼓一 共十九句七十六字薛尚功作第八鄭樵作第三施宿作第一今從

施

汧也殿下同 泛泛汚鄭叶韻詩作綿 烝烝下同 彼屄下同王肅曰烝衆也及籀文

皮字借作被烝被倬淵卽書被孟諸之義郭云烝卽詩烝言罩罩之義見作波 淖淵鰋鯉處

之业下同 君子漁漫 之浸浸滿 有又下同 縈其遊撇撇手散

曰帛下同 魚鑠鑠音灑 其荇藿鄭云亦作蘆讀與虫豆之虫同 底氐 鮮旌云

言鑠然潔白之魚登之於俎甚鮮也 賁白其鯿鱬鄭作鯿薛作鯿 有鯖鱒 有鮑

鮑音白或叶音鳥 其胡音拉鄭様作豆 孔炊屄 鬻蘇鄭云菱翔也郭作得．

之登登音試歎之似裎者或云音鐸 洋洋巫 趯趯 鄭音博或云音闢 北原

潍（隹下同）何（可下同）維鱮維鯉何以橐之（橐原文橐包裹承叢之後東坡）

（作貲之）惟楊及柳（柳）

右鼓二其十七句六十八字薛作第五鼓作第一施作第二潘云十鼓中唯此完好

田車孔安鋚（音由）勒騂騂（騂音騂馬尖貌）六轡（轡）既簡左驂旛

旛右驂騝騝（音乾）我以隮于原（隮下同）我戎止陸（陸鄭作陣潘作陣）

陸宮車其寫（寫讀如卸言舍而不用也）秀弓（秀同綉叔梁所謂弓綉質也戎弓秀其質言武小有文耳）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原有旃（音中鄭作綿古）

文龙作騎其戎奔奔薛鄭作奔或作走大亦出洛亙獻白臭梁郎古澤字自澤蒙敔名薛作昇鄭云渭思字碧落碑思作昇我執而弗射多庶趯趯道鄭云漢書地理志鄭水滴同五行志肯棣走也君子乃樂偷道叙皆古攸字所逌也皆作逌下同樂

右鼓三 共十八句七十四字薛作第三鄭作第四施亦作第三

帥彼鑾車忽象疾也薛作車鄭云仰擇字從非速敕真如秀弓孔碩彤矢鏃鏃襲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走同下騏騬下同騰作孔庶廊鄭作鄭或鼎作薛作鼐騎宣宣搏禽禽亞載執下同道

衍 如徒如章 古文苑注言徒整布如文章也 原隰陰陽趍趍 鄭趍字或音遲

六馬射之簇簇 簇古文苑作趚趚六馬射之簇迂注鄭云趚即趚字詩騤騤雝雝馬簇御簇字借作鏃迂作除言六馬趚趚然調和閑習射則矢鏃之發舒徐不迫也 有貙如虎獸虎

如兕怡麟多賢陳 迪旛作旛字 鼎云即古陳字 禽搴 鼎 雉我兕 薛作

鹿 允異

右鼓四 共十八句七十二字薛作第四鄭作第五舊亦作第四鄭云此鼓文言策命諸臣也未知是否

我來日東霝雨奔流 缺 逆涌盈 盈說文盈字 盈渫 渫同洩 隰

君子既涉薛鄭作濕我馬流汧汧也步言君子與張馬涉水而歸汧水之汜不可以涉也

滑婁丞士駕言西惩薛作惩鄭作西歸通鄭云即歸字或作𨑸

舫舟自廓徒斯遻遑古文蒐作𨖹𨖹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极音笈薛作枝鄭云即楫字

深以戶川於水一方丞徒徝止其奔我

以祖其乃事吏說文古文事字

右鼓五其十六句六十九字薛作第九鄭作第八施作第五鄭云此言漁獵而歸

宣猷作原作周導遄丞薛作徒鄭作遺我辭劉鄭作治施云古文孝經治字

作㪷與此小異攸除帥彼阪阺田䓝䔿薛作贛音萊郭作弃音弃艸相糾也鄭作莫

爲邢音色三十也不本作壶罣希微綍音微或作微𦃟乃𢈵圅漆栗

㠯柞棫其抜椶音宗榕音果說文作梏薛作柊或作榕鼎帛帛鳴條某

亞若葙其華何爲所游𩁹𩁹音義無考或作𩁹薛作憂鄭作夔水盩

音㫃導旨百樹叙幽攸㫷音幽㫷或謂原文作合孫合薛音合鄭云㫷㫷字音纓㡿云碑本上從丑非從今薛鄭有孫字今本無○按舍古答字無纓音未詳何本

右鼓六共五十五字句不可定薛作第七鄭作第二施作第六㢮云此向傳師皇甫冏所搜訪而得者鄭云此鼓言除道也潘迪云第五鼓言漁

獵而歸也言除道復失先後次第皆左右相易以第六爲第一第五爲第十則先後之序得

徒我嘽嘽然而師旅填然奮同有繹以左我障得弓

矢孔庶滔滔是熾熾薛鄭皆不音施云說文古熾字與此相類下同射夫寫

矢矢薛作尖鄭作矢施作小大二字其奱變騬井𡒺其徒朋朋薛作呼鄭作

肝來或𥿋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

復復古我來攸止

右鼓七共十五句六十二字薛作第一鄭作第九施作第七

彼走騎騎音奔馬麃皙皙誹誹雉鋥位太多孔庶微我

䢼氏䜌戀文武可其一之施云宿二本俱作止此作之

石鼓八共二十七字句不可定薛作第六鄭作第七施作第八潘云此鼓最磨滅今已無文

我水既浮游我道既平兮我行既止嘉尚鄭作喜薛作嘉樹

則劃里此起大意言水既疏導民可樹藝田可井授也天下永寧夋日惟丙

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陳敷敷夏康康鄰彼

四黃左驂驖驖右驂驖驖鄭作驖音徒正字通叶奕德槙非建音且本文從矢存

急疾意從夫非戠戠以奕弈汝不執德悳旛翰轍黎黎霤又作霧

薛作釋郭云恐是籀文羅字鄭云作黎字旟旂標斿施施公謂大朿余及如

茲邑㫚周施云古文害字作曷字不余及

右鼓九其二十句八十一字薛作第二鼓作第十施作第九

虞吳王云逌作虞鄭云即作吳蓋汧水出於吳山故逌於汧而符於吳也施以爲非是人憐㦛或

作㦛亟亟或作亟㗊䨴或作㗊䒢釋作敕字夂微愓戠西㦸北勿捷奄

勿伐若㽱或云即畢字鄭云即喦字簡作皆字而出奇進獻獻鄭作犭薛作獻

用特歸格虋祖告於太祝禘嘗叜叟享㚤又作享薛許高鄭云今

享字致其方䜑箙進于𨙶（艸文師國字籀文也 潘云川川字從鄭是）孔庶麀

鹿原濕阢坦騆巩噎噎（籀同噎會敬所賤 炎夾作醬作齒非）大川不投

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衆止于是

右鼓十（共十八句七十三字薛作第十鄭 作第六施作第十）

金石之文本難盡信世傳倉頡墓石刻李斯識

八字叔孫通識十二字任昉則疑之潘焏峯揭

升菴謂岣嶁山碑爲禹書王弇州則疑之都元

敬謂檀山吉日癸巳爲周穆王■書趙明誠則

疑之以比干墓銅盤爲孔子書者法書苑河南
志也吾衍鄭瑗辨其非以吳季札碑爲孔子書
者張燕公張從紳蕭定也歐陽永叔秦少游諸
彥遠辨其非秦漢處近代究識迹以詛楚爲秦
文而吾子行猶訶僞作趙德甫金石錄曰西漢
文字世不多有秦漢尙爾況殷周以上乎此石
鼓文所以見疑於永叔漁仲諸人也然自唐貞
觀吏部侍郎蘇勉紀其事曰虞褚歐陽並稱古

妙而後傳信之者題起謂爲周宣王之獵碣者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爲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爲成王之鼓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證之者程琳董逌也以故蘇軾趙明誠皆信爲宣王史籒所書永叔亦謂字畫非史籒不能書而卒以退之好古不妄爲可信至漁仲以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而斷爲秦鼓鞏豐沿其說遂謂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不知宣

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揚升菴曰今石鼓乃類小篆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其合於秦斤秦權者偶尒也而金時馬子卿又辨爲宇文周所造焦弱侯更以獻綽傳魏文十一年狩岐陽孝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陽命綽做大誥則詩體做詩可知然當時何以不刻年月豈故爲此欺後世耶石鼓文音訓曰初在陳倉野中唐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宋大觀中從開封府康末

金人取之以歸於燕元皇慶癸丑始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門之左右則退之詩謂太學之言驗矣按古文苑所載石鼓文稱孫巨源得於佛書龕中蓋唐人所錄章樵為之攷證集釋鄭樵雖疑之而亦與薛尚功潘廸施宿諸家咸有音釋李西涯嘗得蘇文忠舊本李日華又云東坡有手鈎石鼓文則自來信之而以為可重者始不可枚舉况韓蘇大儒著為歌詩極口推崇必

非無據卽求叔疑之之辭亦云其言與雅頌同文復何所議乎吕黎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陋儒當指當時采風者言二雅不載孔子無從採取也雖矜夸過實誠如容齋所云而其爲逸詩也信矣故從來編逸詩者明馮惟訥詩紀外未見收錄愚特附入以爲考古者之一助〇楊升菴石鼓文音釋自序稱李東陽嘗語愼及

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將爲手書上石未竟而
卒愼因以東陽舊本錄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
升菴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嘗時
嗤點多信之者後陸深金臺紀聞始疑其以補
綴爲奇朱彝尊日下舊聞攷證古本謂六轡下
沃若二字靈雨上我來自東四字皆愼所強增
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與小雅同文又鼓
有員文郭氏云恐是㚖字自澤也愼遂以惡獻

白澤入正文中尤爲欺人明證云云今按馬氏繹史似亦從升菴今文錄出者固難免二公所譏然愚意主蒐輯逸詩故於石刻之眞僞字跡之多少論辨姑從其畧

詩說考畧卷四終